



梅森探案

闪光的手指 冰冷的手

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[美] 厄 尔 · 斯 坦 利 · 加 德 纳 / 著

闪光的手指 冰冷的手

张荣建 / 译

朱虹 李冰冶 / 译



梅 森 探 案

A PERRY MASON MYSTERY

群 众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闪光的手指；冰冷的手/[美]加德纳 (Gardner, E.S.) 著；
张荣健等译。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2001.4

(梅森探案/鲁玉容主编)

ISBN 7-5014-2435-7

I. ①闪…②冰… II. ①加…②张… III. 侦探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4238 号

闪光的手指 冰冷的手

著 者：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
译 者：张荣健 朱 虹 李冰冶

责任编辑：鲁玉容

封面设计：章 雪

责任印制：连 生

出版发行：群众出版社 电话：67633344 转

社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：100078

印 刷：北京市联华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

字 数：299 千字

印 张：13

版 次：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5014-2435-7/I·1015

印 数：0001-6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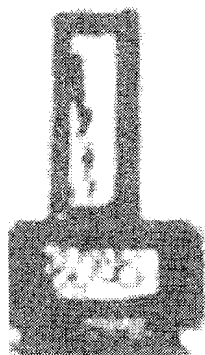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：23.00 元

群众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，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闪光的手指

张荣健 译





第 一 章

在法庭呆了漫长的一天后，佩里·梅森回到了办公室。

他的秘书德拉·斯特里特忙不迭地把一大堆信件放到办公桌上对他说：“都是些要等你签字的信件。等你把这些事办完之后，办公室还有一个当事人在等着你。我告诉她了，只要再稍等片刻，你就会见她的。”

“她等了多久了？”梅森问道。他拿着笔，目光在德拉·斯特里特打好等他签字的信件上细心审阅。

“近一个小时了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内莉·康威。”

梅森刚在第一封信件上签完字，德拉·斯特里特就动作敏捷地用吸水纸把名字的墨迹吸干，把信折好放进信封。

“她等我干啥？”梅森问道。

“她不愿对我说，只是说有一桩非常要紧的事。”

梅森皱着眉头在第二封信件上签上了字，缓缓地说：“今天已经很晚了，德拉，我在法庭忙碌了整整一天……”

“这女孩一定遇到了麻烦。”德拉·斯特里特坚持说。

梅森在第三封信件上签上字。“她像啥样子？”

“大约三十二三岁，身材苗条，黑头发，灰眼睛，绝对是一脸



正经。”

“面无表情?”

“毫无表情。”

“你怎么就知道她遇到了麻烦?”

“从她的谈吐。她周身笼罩着紧张的气氛,但故意不显露出来。”

“有点焦虑?”

“外表看不出。她坐在椅子上,手脚一动不动,脸上毫无表情,只是眼光稍稍四下扫了一下。就这样,她就坐在椅子上,也不看书什么的。”

“她全身都很紧张?”

“就像等在鼠洞口的猫,纹丝不动,但看得出她内心的紧张,她在等待着。”

“你这番话让我感到有点兴趣了。”梅森的口气松了下来。

“我想我会的。”德拉·斯特里特一本正经地说。

梅森甚至连看也没看便迅速把余下的信件一一签上字。

“好吧,德拉,叫她进来让我瞧瞧。”

德拉·斯特里特点了点头,收拾好信件,走到外面一间办公室,然后很快把当事人带了进来。

“梅森先生,我叫内莉·康威。”她很直率地自我介绍说。

梅森示意她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坐下。梅森把这张舒适的椅子放在办公室给当事人坐,是为了让他们身体能完全放松,这样不但能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,还能让他们无所禁忌地向他敞开心扉。

内莉·康威没有理会梅森的示意,另外挑了一张不太舒适的木椅子坐下。她步履轻快,仿佛习惯了走路不发出一切不必要的声音。



“下午好，梅森先生，感谢您能抽出时间听我谈谈。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了。只是您早一些回来就好了，我得赶快一点，六点我还要上班呢。”

“你上夜班？”

“我是干护理的。”

“专业护理？”

“业余的。我的工作护理那些没钱住院，或请不起专业护理的人。我们的工作时要长得多，而且，我们的工作专业护理不愿干的，报酬又比她们低。”

梅森点了点头。

内莉·康威把目光转向德拉·斯特里特，上下打量着她。

梅森解释说：“德拉·斯特里特是我的机要秘书。假如你不介意的话，由她给我们的面谈做记录。她必须知道我手上一切案件的进展，才能协调好办公室的一切工作。好了，你谈谈你来找我的原因吧。”

内莉·康威的双手戴着手套，交叉叠着，她把脸转向佩里·梅森，没有丝毫迟疑地问道：“梅森先生，怎样才能制止谋杀的发生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梅森微微有些不高兴。

“我是认真的。”

梅森仔细打量了她片刻，才又说道：“好吧，本来这与我的行道无关。我是为那些被控有罪的人辩护，让他们起码能享有公平对待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怎样才能制止谋杀的发生，我想有四种方法。”

“四种方法？”

梅森掰着手指数起来。“首先，”他说，“你让受害者或可能的受害者离开危险地点。”



内莉·康威点头同意。

“第二，你让谋杀者或可能的谋杀者离开他有可能与受害者接触的地点。”

内莉·康威又点头同意。

“第三，你把所有的谋杀工具拿走，不过，这样做很困难。”

“您说的都很困难。”内莉·康威说，“第四呢？”

“第四种方法是最容易又最实际的。”

“是什么方法？”

“向警方报告。”

“我已经向警方报告了。”

“他们怎么说？”

“把我嘲笑了一通。”

“为什么还来找我？”

“我想您不会嘲笑我。”

梅森说：“我是不会嘲笑你，但我可不喜欢转弯抹角。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你也有急事。我不想听我的当事人说‘某某人想杀某某人。’你还是直截了当地快说吧。”

“您要收多少钱？”

梅森说：“要看你是否还是这样吞吞吐吐。”

“我是干护理的，我可挣不到什么钱。”

“就是说向你收费越少越好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

“那你就赶快把一切告诉我，越快越好。”梅森说。

“那您还要收多少钱？”

梅森盯着看了看这张毫无表情的脸，向德拉·斯特里特挤了挤眼。然后，他转向内莉·康威，微笑着轻轻说：“如果你在四分钟内告诉我一切，我只收你一美元咨询费。”



内莉·康威仍是面无表情地重复问了一遍：“一美元？”

“一美元。”

“这么少？”

梅森又向德拉·斯特里特挤了挤眼：“这得看你和谁比。”

内莉·康威用戴着手套的双手从手提包中取出钱包，从中拿出一张折叠着的一美元，将其拂平后放在了桌上。

梅森没有动，只是带着几分好奇和迷惑看着她。

内莉·康威关上钱包，将其放回手提包，然后把提包拉链拉上放在膝盖上，把戴着手套的双手交叉叠着放在手提包上，这才说：“贝恩先生想要杀死他的老婆，我得阻止他。”

“贝恩先生是谁？”

“内森·贝恩。他是搞制造业的，您也许听说过他。”

“我没有。他妻子是谁？”

“伊丽莎白·贝恩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”

“凭我的观察力。”

“你和他们住在一起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给他们中的谁作护理？”

“是的。护理贝恩夫人，伊丽莎白·贝恩。”

“她身体不好？”

“她在车祸中受了伤。”

“严重吗？”

“恐怕比她自己知道的要严重得多。她的脊骨受了损害。”

“她还能走路？”

“不能，今后也永远不能走路了。”

“说下去。”梅森催促说。



“就这些了。”

梅森脸上显出不快。“不，不只这些。你是认为她的丈夫要谋杀她。你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，对吧？”

“偶而如此。”内莉·康威平静地回答，颇有些出人意料。

“这次你也是猜中了他的心里在想什么，对吧？”

“也不完全是这样。”

“你还知道些别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内森·贝恩和别的女人搞上了，想娶她。”

“他的年龄？”

“三十二岁。”

“他的情妇呢？”

“可能二十五岁吧。”

“她愿意嫁给内森·贝恩？”

“这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这个女人是谁？”

“她在城里有套房子，在哪儿我可不知道。”

“她的姓名？”

“夏洛蒂，姓什么我也不知道。”

梅森有些愤然地说：“你就像挤牙膏似地一点一点地吐。你究竟是怎么知道他想娶她的？”

“因为他爱她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爱她？”

“他俩在通信。他在一次闲谈后便爱上了她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梅森不以为然地说，“三十多岁，身体健康，这样的男人就是喜欢东张西望，想入非非。这个年龄的男人都



不稳定。不管住他们，他们会夜不归家。现在离婚的很多，不过谋杀的还很少。”

内莉·康威打开钱包。“贝恩说如果我给他老婆喂点药，他就给我五百美元。”

梅森的眉头显出好奇和疑惑。“康威小姐，你对所说的一切负责吗？”

“当然。药还在我这儿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叫你给他老婆喂药？”

“他没说。他只是说这种药对他老婆有好处。他不喜欢他老婆的医生。”

“你是说贝恩有些嫉妒？”

“我想是这样。”

“听着，”梅森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烦恼，“你说的一切毫无意义，如果贝恩真的嫌他老婆碍事了，他会设法让她与他离婚，嫁给她的医生，他不会想给她什么药来摆脱她。如果他想……对了，药在哪里？”

内莉·康威一言不发地递给他一个玻璃瓶，里面有四粒药片，像常用的阿司匹林药片大小。

“叫一次给她服下？”

“对。在她晚上安静下来准备入睡前服。”

“他已经把钱给你了？”

“他说我给她服下药以后一次付清。”

“他怎么知道你给她服药没有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想他相信我。我从不撒谎。”

“从不对他撒谎？”

“任何人。撒谎不好，撒谎有损人格。”

“他怎么不自己给她服药？”



“他不能进她的房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医生说的。”

“你是说医生告诉丈夫说他不能进他妻子的房间？”

“伊丽莎白讨厌见到他。一见到他她就会犯病，大哭大闹。我们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起。”

“她怎么会是这样呢？”

“我想她已经知道自己站不起来了。出车祸时是贝恩先生在开车，她觉得这事有些蹊跷。”

“你是说他是有意……”

“我可没这么说，梅森先生。我是说她觉得这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”

梅森的表情混合着夸张和好奇。

“我肯定你不喜欢贝恩先生。”

“他身材魁伟，是个迷人的男人。我喜欢他，非常喜欢他。”

“他也喜欢你？”

“恐怕不。”

“好，”梅森慢吞吞地说，“他要你给他老婆喂毒药，然后他就给你五百美元，不过，他就这样让你抓住了他的把柄，留下一个证人，今后会使他在法庭上非常不利……他不会这样傻吧？你怎么知道这是毒药？”

“凭感觉。”

“原来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药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也没告诉你？”

“没有。他只是说是药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叫你给他妻子服药？”



“他说这药会使她对他好一点。”

“这件事真还把人给弄糊涂了。”梅森说。

内莉·康威则一言不发。

“你后来去找了警察？”

“去了。”

“找的谁？”

“我到警察署告诉他们我会遇到一桩谋杀案。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屋，上面写着‘谋杀调查科’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梅森继续问。

“我给那里面的警官讲了整个事情，他只是笑笑而已。”

“你还能记起他的名字？”

“霍尔科姆警官。”

“你给他看了药瓶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根本没有来得及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就像我刚才给您讲的一样，我对他讲，我想贝恩先生想要杀死他的老婆，我告诉了霍尔科姆警官为什么，可他只是一笑了之。他很忙，还得到什么地方出现场……他说……算了，他说了很难听的话。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我是神经病。可我不是。”

“贝恩先生是什么时候给你这药的？”

“昨天。”

“你有没有说你会让他妻子服？”

“我让他相信我会的。”



“你就这样把药放在你提包里到处走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到处走，到处把药瓶拿给别人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就是说，”梅森说，“现在药瓶上已经不可能提取他的指纹了？”

“我想不一定吧。”

梅森拿过药瓶，取出木塞，往里瞧了瞧，然后把里面的四粒药片全倒在一张纸上。凭肉眼看，它们是一模一样的。梅森留了一片，把其余三片放回药瓶。

他转向德拉·斯特里特。“德拉，请给我两个白信封。”

德拉·斯特里特从她的办公桌抽屉里拿了两个白信封给梅森。

梅森将他留下的一片药装进一个信封，封好口后，在封口处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接着把装有其余三片药片的药瓶装进另一个信封，封好口后，照样在封口处写上自己的名字。然后，他对内莉·康威说：“照我的样子在封口处写上你的名字，一半写在封口上，一半写在封口下。”

内莉·康威照他的吩咐在封口处写上了她的名字。

“贝恩家的地址？”梅森问道。

“蒙特卡洛街一九二五号。”

“你今晚六点要上班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下班？”

“早上八点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白班护理会来接我的班。”



“你值班的时间要长得多?”

“不过值晚班没有多少事情做。”

“她怎么会需要晚班护理呢?她晚上不睡觉?护理只要在不远就行……”

“贝恩夫人有时会发病。”

“发病?”

“对。她的神经有些不正常。她总是在担心着什么……对，她不愿她丈夫进她的房间……医生也想有人整天陪伴她。他们对费用毫不在乎。”

“谁掌握钱?”

“贝恩夫人。”

“贝恩先生在搞制造业?”

“仅够饷口而已。”内莉·康威说，“贝恩夫人才真正有钱。是她的私房钱，继承的遗产。她在结婚时就有了这笔钱，贝恩就是冲这才娶她的。”

“贝恩夫人知道他丈夫有了情妇?”

“当然。我也是这样知道的。”

“从贝恩夫人那里?”

“对。”

“交通事故有多久了?”

“该有一个月了吧。贝恩夫人在医院住了十天才回家的。”

“那时起你就在他家上班了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去他家上班的还有谁?”

“白班护理。”

“她也是与你同时上班的?”

“是的。”

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管家。”

“她的姓名？”

“伊莫金·瑞克。”

“她上班有多久了？”

“噢，很久了，对贝恩夫人照顾非常周到。”

“贝恩夫人也喜欢她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她也能进贝恩夫人房间？”

“没问题。她有时还替我们护理值班。”

“她多大了？”

“这我就知道了。也许快四十了吧。她就像那些稀奇古怪无声无息的女人，神出鬼没的，说不定就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。她总是让我感到毛骨悚然，梅森先生。您知道漫画里那些妖魔出没的老房子，一个瘦骨伶仃的老夫人坐在暗处，黑洞洞的眼睛露出神秘莫测的目光。她就是像这种女人。”

“我想知道的是贝恩先生是否相信她？”梅森不耐烦地说。

“贝恩先生当然相信她。她在贝恩先生家里干了很多年了，先是贝恩先生前妻的管家，他的前妻去世后，又做贝恩先生的管家……”

“他的前妻去世多久？”

“我也弄不太清。他是两年前与伊丽莎白·贝恩结婚的，我估计，是的，是有两年了。他应该是当了三年鳏夫。那……应该是……我不知道，大约是五到六年了吧。您问这个是……”

“你想过没有，”梅森说，“这怎么可能呢？年轻人。这个管家与贝恩先生认识至少三年了，也许更长，他怎么会选中你这个陌生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毒害他妻子？”